

## 寄語中國人

### 一

“古田史學之會”編輯部的古賀達也先生跟我說到這個題目時，我立刻答應了。這正是我想說的。

對於中國人我的想法既遙遠又深奧，經常像低音似的連綿不斷地在我的心底流淌。

“朝聞道，夕死可矣”這有名的孔子之語，就是我現在的想法。

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”這表現了孔子對當時中國的政治狀況、倫理世界產生絕望的苦澀，這句話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。出東海，前面有朝鮮（韓半島）、日本列島。但是經燕（北京）等陸地可以到達半島，不如說也許日本列島才是孔子憧憬之地。孔子一直崇敬周公之時，“倭人”從日出之國而來。

### 二

我現在終於遇到知己。是住在日本的中國人張莉。她發表了《關於“倭”“倭人”》（立命館白川靜記念東洋文字文化研究所紀要、第七號、2013年7月發行）一文。

<http://www.ritsumei.ac.jp/acd/re/k-rsc/sio/bulletin.html>

論文中記述，“邪馬壹（yamai）國是指日語稱‘yama’的倭人住的國家。”這是根據“北九州的地名”的“yama”而來的。這是與以前稱為“邪馬臺國”改定名稱的立論的推測學說相分歧的。

關於“九州王朝”。“倭國之王多利思北孤是男性之王，不可能是女性的推古天皇、不是王的聖德太子（上文四六頁上段）”。又引用了唐初的《翰苑》，“此文中的‘阿輩雞彌’與《隋書》倭國傳的‘阿輩雞彌’同樣，是指多利思北孤（上文四七頁上段）”這是正確的。

另外，指出了和我的觀點不同之處。還指出“推測‘卑彌呼’的讀法是‘himika’（上文四七頁下段）”。

最後斷言：“由此看出，《古事記》《日本書紀》中記載‘倭’和‘日本’本來是一系。但是從中國人的我看來，把從‘邪馬壹國’的卑彌呼到‘倭國’的多利思北孤視為一系統的‘倭國’、與從神武天皇到推古天皇、天智天皇、天武天皇一直繼續的近畿大和勢力的‘日本’，我想不會是同一系統（上文五〇頁上段）”。

後記中有如下記述：“寫完本文，文中的‘倭’‘倭人’的說明不是日本的一般的說法，自己也感到吃驚。但是，這是我解釋有關日中關係的古代文獻，是順從其論理的結果”。“後生可畏”，我找到了中國年輕女性的知己。我喜出望外。

### 三

一直引導我研究的是史學家陳壽。他是三世紀魏、西晉朝的歷史官僚。生於戰敗國蜀

國，年輕時移居洛陽。其著作《三國志》是出類拔萃的歷史書。其正確的論述現在還有多數的學者沒有充分理解。例如：第一，刪去本書最精彩部分的《魏志·倭人傳》的《三國志演義》，在中國國內流行。第二，《倭人傳》中的“侏儒國”“裸國”“黑齒國”的記述是指黑潮（海流）與日本列島的相接觸的地方，還指祕魯寒流的匯合地域。“日出之處”（《三國志·東夷傳》序文）與“日入之處”（《漢書·西域傳》）的記述形成雙璧。作為歷史書其出眾的意義，中國的學者、更多的日本學者也沒有重視。第三，“邪馬壹國”“倭彌呼”給魏朝的國書（上表）中，自己的國名和自己的署名被無視。從《古事記》《日本書紀》後代史書的立場，由於大和中心主義的觀念形態被改竄為“邪馬臺國”，諸學者進行了各種論爭。

一國的歷史中，一千年、兩千年只不過是一個時期。即使“公權力”由於“公教育”而流傳偽造歷史，也會隨著時間的流失而被人們看破。陳壽所寫真實性會放出光彩。

#### 四

歷史不是為政治觀念形態而存在的，是為真實而存在的。

政治家們為自己所屬黨派的利害而取捨歷史，進行利用。例如，中國和日本之間，如上所述擁有深遠的歷史。像陳壽出色的記述了倭國的狀況那樣，兩國之間有輝煌的不能抹煞的歷史。符合現在的自己主張的就提出來，不符合的就取消。

國家驅使自己國民倒向現在的觀念形態。於是國家為使自己國民不注目於真實的歷史，隱藏自己國家的內部矛盾。

但是，歷史是悠遠的。不是一千年、兩千年短暫過程的存在。有的統治者不同意對方的主張，對自己國家之非、對方國家之非也要不退縮地弄清楚。這樣的統治者的姿態才決定世界和人類的未來。亞洲世界是其前輩。

#### 五

掌握政權者必須好像“自己有神聖的出身”一般，宣傳自己的“功績”，把這稱為歷史。對歷史上的“自國之非”裝聾作啞，這是偽造的歷史。在日本寬政年間（1789~1801）活躍的思想家秋田孝季（注）尖銳指出了這個道理。人類本來的“公教育”會害人。不只是這些，國家對其他國家、特別是對鄰國進行譴責，將要保護自己的政權。

宗教、國家是為人民而創造的。人民不是為宗教、國家而存在的。這自明之理是生動的充滿光輝的領域，我希望這是日本和中國之間的目標，我相信兩國的未來。

（注）《東日流外三郡誌》的作者。有市浦村村史版、北方新社版、八幡書店版。寬政原本的影印版登載於古田武彥、竹田侑子編《東日流外（內外）三郡誌》（ONBOOK 出版、2008年6月）。

2014年6月29日  
古田武彥